

国学鉴赏

四书之首
为人之道
处事良方
通俗易懂

论语精读

郑星季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国学鉴赏

四书之首 为人之道 处事良方 通俗易懂

论语精读

郑星季
北方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精读/郑星季主编.—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17-2132-1

I.论... II.郑... III.①儒家②论语—研究—词典

IV.B222.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406 号

论语精读

作 者 / 郑星季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装帧设计 / 飞鸟工作室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31.75

字 数 / 50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2.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132-1

出版说明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论语》，本书包含了四卷内容：

第一卷：孔子及弟子传

本卷内容来源于《史记》，该卷内容对《论语》一书提到的人物与事迹是一种很好的佐证。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对原文进行了白话翻译。

第二卷：论语

本卷部分内容为《论语》的正文部分，其中包括原文、注释、译文、别解、禅解、评析、感悟几个部分，内容非常齐全。

由于对某些字句有不同理解，而且其都有道理，所以本书增加了别解部分，以容纳不同的见解，让读者有多角度的认识。禅解部分来源于明清满益禅师的《禅解论语》，评析部分来源于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历代人对《论语》的评注，其中的朱子为朱熹，程子为程颐，其他人名可参照《四书集注》，文中没有一一标明。感悟部分为编者本人结合现代生活对《论语》的一些私悟与感受，希望能在为人处世方面对读者有所指导。

第三卷：孔子集语

本卷内容为清代经学大师阳湖孙星衍所撰，收录了几乎所有古籍中孔子的各种言论，虽然真实性很难保证，但对于理解孔子思想及其《论语》有非常大的帮助。限于篇幅，该内容没有译文。

第四卷：孔子家语

本卷内容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共二十七卷，为孔子门人所撰。限于篇幅，此部分内容也没有译文。

编 者

第一卷 孔子及弟子传

孔子传	2
孔子弟子传	23

第二卷 论语

学而第一	42
为政第二	56
八佾第三	71
里仁第四	87
公冶长第五	103
雍也第六	122
述而第七	139
泰伯第八	158
子罕第九	170
乡党第十	184
先进第十一	194
颜渊第十二	210
子路第十三	224
宪问第十四	240
卫灵公第十五	265
季氏第十六	284
阳货第十七	293
微子第十八	307
子张第十九	314
尧曰第二十	325

CONTENTS

目录

第三卷 孔子集语

序	330
表	330
劝学一	331
孝本二	334
五性三	337
六艺四(上)	341
六艺四(下)	349
主德五	357
臣术六	367
交道七	370
论人八	372
论政九	383
博物十	395
享谱十一(上)	397
享谱十一(下)	403
杂事	411
遗德	417
寓言十四(上)	420
寓言十四(下)	428

第四卷 孔子家语

相鲁第一	440
始诛第二	441
王言解第三	441
大婚解第四	443
儒行解第五	444
问礼第六	445
五仪解第七	446
致思第八	448
三起第九	451



好生第十	452
观周第十一	454
弟子行第十二	455
贤君第十三	457
辩政第十四	459
六本第十五	460
辩物第十六	464
哀公问政第十七	465
颜回第十八	466
子路初见第十九	468
在厄第二十	469
入官第二十一	470
困管第二十二	471
五帝德第二十三	473
五帝第二十四	474
执轡第二十五	475
本命解第二十六	476
论礼第二十七	477
观乡射第二十八	478
郊问第二十九	479
五刑解第三十	480
刑政第三十一	481
礼运第三十二	481
冠颂第三十三	483
庙制第三十四	484
辩乐解第三十五	484
问玉第三十六	485
屈节解第三十七	486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488
本姓解第三十九	491
终记解第四十	492
正论解第四十一	492
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496
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	498
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	501



第一卷

孔子及弟子传

孔子传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邹城）。他的先祖原本是宋国的公族，到了孔防叔的时候，才避祸逃来鲁国。防叔生了伯夏，伯夏又生了叔梁纥。叔梁纥晚年再娶颜姓女子生了孔子，而且是到尼丘去向神明祈祷才生下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孔子刚生下时，头项中间向下凹，因而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出生不久后，叔梁纥死了，葬在防山。防山位于鲁城的东边，因此孔子不知道父亲坟墓的确切所在；母亲年少葬夫，照当时礼俗不能亲自去送葬，所以也不知道坟墓的确切地址。

孔子小时候嬉戏，常摆上各种祭器，学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母亲死后，孔子暂时将母亲浅厝在五父衢（鲁城道名）的路旁，不敢贸然深葬远处，可能是为了谨慎起见吧！后来同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孔子他父亲的墓地，然后孔子才把母亲灵柩运去防山与父亲合葬。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还在守丧时，季孙子招宴军役之士，孔子也前去参加。季孙的家臣阳虎拒斥他说：“季氏招宴要服役的士卒，是不敢招待你的。”孔子于是退了回来。

孔子十七岁的时候，鲁国的大夫孟厘子跟随鲁昭公去楚国。回来之后，为不能襄助行好应有礼仪而深深自责，所以他在临终前（孟厘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一段《史记》原文略有疏误，此据昭公七年《左传》文意改译），告诫自己的嗣子孟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裔，在宋国受到华氏之祸才逃到鲁国来的。他的先祖弗父何原本是能继位做宋君的，却让给了他的弟弟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朝，做了上卿。他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谨，所以考父鼎的铭文上说：‘第一次受命时鞠躬，第二次受命时折腰弓背，第三次受命则将头压得更低，腰背更加屈曲了。走路挨着墙边走，也没有人敢来侮慢我。我就吃些面糊稀饭清俭度日。’他是如此恭谨俭约。我听说圣人的后裔，虽然不一定都能继位当国君，但必然会出现才德显达之人。如今这孔丘年纪轻轻就如此博学好礼，岂不是所说的显达之人吗？我是快死的人了，你一定要去向他学习。”孟厘子死后，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便去向孔子学礼。同年，季武子死了，由平子继承了卿位。

孔子早年的生活，穷苦且没有地位。成年后，曾做过仓库管理员，他做管理员，将出纳钱粮都算量得清楚准确；也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他当任时，场中牲口越养越多。后来，他还做过主管营建的司空。不久后，他离开了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转到宋、卫两国，生活奔波不定，又被困在陈、蔡两国之间，最后才回到了鲁国。孔子身高达到九尺六寸，人们都叫他“长人”，并且用奇异的眼光看待他。鲁国最后又对他好了，孔子才回到鲁国来。

鲁国的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帮助孔子到周去。”于是鲁君就给了孔子一辆车、两匹

马,还有一个童仆随他一起到周去学礼,据说见到了老子。在孔子学成辞行的时候,老子送他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行用的是钱财,仁德的人送行用的是言辞。我不富贵,却盗取了仁人的名号,就送你几句话,便说道:‘一个聪明又能深思明察的人,却常遭到困厄几乎丧生,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学问渊博识见广大的人,却使自己遭到危险,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的罪恶;做人子女的要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子的要心存君上,不能只顾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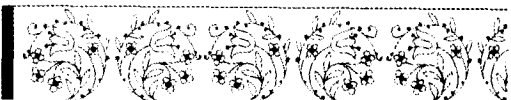
孔子从周返回鲁国之后,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当时,晋平公淫乱无道,六家大臣把持朝政,常攻打东边的诸侯。楚灵王的军队强大,也经常北上侵犯中原;齐是个大国且与鲁国接近。鲁国国小势弱,如果归附于楚国,晋国就不乐意;依附了晋国,楚国又来兴师问罪;对齐国不周到的话,齐兵也要入侵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的时候,孔子大约三十岁了。齐景公带着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从前秦穆公,国家小又地处偏僻,他为什么能够称霸呢?”孔子回答说:“秦国虽然小,目标却远大;地方虽然偏,施政却恰当。亲自提拔任用以五张黑羊皮赎来的贤士百里奚,封他为大夫,把他从奴隶的拘禁中救出来,一连和他晤谈了三天,随后把掌政大权交给了他。从这些事来看,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行,称霸诸侯还算成就小了呢!”景公听了很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季平子因与郈昭伯斗鸡结怨的事得罪了鲁昭公。昭公率领军队来攻打平子。平子于是联合了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一起围攻昭公,昭公战败,逃到齐国,齐国将昭公安置在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不久后,鲁国发生了政乱,孔子来到齐国,当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助昭子的关系接近景公。孔子和齐国的太师讨论音乐,听到了舜时《韶》乐,便潜心学习它,以致很长的一段时间,吃饭时连肉味都尝不出来,齐人都很称道这件事。

齐景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听了说:“真是对极了!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就是有再多的粮食,我们岂能吃到呢?”有一天,他又问孔子为政的原则。孔子说:“为政最关键的是善用财力,杜绝浪费。”景公听后很高兴,想将尼溪这个地方的田封给孔子。晏婴劝阻道:“儒者能言善辩,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的;态度高傲自以为是,不易驾驭;重视丧礼,长期悲痛不止,为了举行隆重的丧事可以倾家荡产,这种礼俗不足取;不事生产,只是到处游说求职来进行政治活动,不能用来掌理国事。自从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大贤去后,周朝王室已经衰微了,礼乐的沦丧也有些时候了。如今孔子却对仪容服饰非常讲究,详细制定各种应对进退、上下快慢的礼节,这些繁文缛节,连续几代也学不完,一辈子是弄不清楚的。国君想用这套东西来改革我们齐国的礼俗,这不是治理百姓的好方法。”从那以后,景公接见孔子都很客气,不再谈起有关礼的事情了。有一天,景公慰留孔子说:“要给你像鲁国给季孙氏上卿那样高的待遇,我实在没办法。”所以就以上下卿之间的礼来对待孔子。齐国的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孔子得到了消息。景公也说:“我老啦,不能用你了。”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齐国,回到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的时候,鲁昭公死在乾侯,定公继位。定公继位后的第五年夏天,季平



子死了,桓子继位做了上卿。季桓子家里挖水井时,挖到一只肚大口小的瓦器,里面还有个像羊的东西,就去问孔子,不过对孔子说瓦器里有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那是羊。我听说,山林里的怪物是一种单足兽‘夔’和会学人声的山精‘罔阊(同魍魉)’;水里的怪物是神龙和会吃人的水怪‘罔象’;泥里的怪物,则是一种雌雄未成的‘坟羊’。”

吴国攻打越国时,把越国都城会稽给拆毁了,发现一节骨头,长度就占满了一车。吴王派了使者来问孔子:“什么东西的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王召集各地的君长到会稽山,有个叫防风氏的君长迟迟才来。大禹把他杀了后陈尸在那儿,他的骨头一节就占满一车,这是最大的骨头了。”吴使问道:“那神是谁?”孔子说:“名山大川的神灵,能够兴云致雨以利天下,负责监守山川按时祭祀的就叫神(诸侯君长),守社稷的叫公侯,他们全都在王的统治之下。”使者又问:“那防风氏守什么呢?”孔子说:“汪罔氏的君长守封山、禹山一带,姓厘。在虞、夏、商三代的时候叫作江罔,到了周代叫长翟,现在则叫大人。”使者问道:“人的身高是多少?”孔子说:“僬侥氏身高三尺,是最短的;最高的不过三丈,这是身高的极限了。”吴使听了之后说:“真是了不起的圣人啊!”

季桓子的宠臣仲梁怀与阳虎有了仇怨。阳虎想赶走仲梁怀,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愈发的骄纵了,阳虎就抓了仲梁怀,季桓子很生气,于是阳虎把桓子也囚禁起来了,等谈好条件才放他。阳虎从此更不把季氏放在眼里。季氏也很过分,声势排场比鲁国公室都大;一个上卿的家臣(谓阳虎),就把持了国家的政权,因此鲁国自大夫以下,都不守礼分,违背常道。因此,孔子不愿担任鲁国的官职,退闲在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这些典籍,学生也越来越多,不管多远,都有人来向孔子学习。

鲁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对季氏不满,便借着阳虎来作乱。他打算废掉季孙、叔孙、孟孙(均鲁桓公之后,故称三桓)三家的嫡生嗣子,另外拥立被阳虎所喜欢的庶子来继承,于是就抓了桓子。桓子用计逃了出来。定公九年,阳虎失败,逃到齐国。此时,孔子五十岁了。

公山不狃用费邑为据点反叛季氏,派人来请孔子前去帮忙。孔子心想自己依循正道而行已经很久了,却没有地方可以展现才能,没有人能够用自己,不禁说道:“周文王、武王当年是以丰、镐那么小的地方建立起王业的;现在费邑虽然小了点,也差不多吧!”就想要求召前去,子路对此不高兴,劝孔子不要去。孔子说:“难道召我去是没有作用的吗?如果他真能用我,我将像文王、武王一样,建立起一个典礼完备的国家啊!”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成行。

后来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的宰官,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四方的官吏都跟孔子学习。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做司空,又由司空升任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的春天,鲁国和齐国交好。到了夏天,齐国的大夫黎鉏对景公说:“鲁国用了孔丘,这样势必会危害到齐国的。”于是派了使者去请鲁君到夹谷(今山东莱芜县)修好。鲁定公准备好马车,毫无武装便想前往。这时孔子正好是兼理典礼会盟的事务,就对定公说:“我听说文事必须要有武备,武事也必须要有文备。从前凡是诸侯出了自己的国境,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请你也带上左、右司马一同前往。”定公说:“好。”就带了左右司马出发,同齐侯在夹谷相会。

夹谷筑了土台,台上备好席位,上台的土阶有三级。两君在台前行了相见礼,作揖让

了一番登上台。双方馈赠应酬的仪式过后,齐国管事的官员急忙前来请示:“请开始演奏四方的舞乐。”景公说:“好的。”于是旃旄羽葆矛戟剑拔都出了场,敲打吼叫地表演起来。孔子见了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地往台上走,没有走上最后一阶,便举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君主,为了友好会盟,这种夷狄的野蛮舞乐,怎么可以用在这个场合呢!请命管事官员让他们下去罢!”管事官员叫他们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孔子往左边看看晏子,又往右方看看景公,景公心里尴尬了一阵,就命令乐人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女乐。”景公应说:“好。”于是许多戏子矮人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忙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没有走上最后一阶,就说:“一个普通人敢胡闹来迷乱诸侯,论罪理应正法,请下令管事的执行吧!”于是管事官员依法处罚,那受罚的人就手脚分离了(谓腰斩)。景公看到孔子的态度这样严正,不由得不敢畏动容,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回国之后心里很不安,就对众臣说:“鲁国用君子的道理来辅助他们的君主,而你们却是告诉我夷狄那套歪理,害我得罪了鲁君,这该怎么办呢?”主事的官吏上前回话:“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具体的事物来谢罪;普通人有了过错,就用虚礼大辞来谢罪。国君如果心里不安,就可用具体的事物去谢罪。”于是齐侯就把以前从鲁国侵夺来的郛、汶阳和龟阴的田还给鲁国,表示自己的歉疚。

鲁定公十三年夏天,孔子对定公说:“臣子的家中不可私藏兵器,大夫的封邑不能筑起三百丈的大城墙。”就派仲由去做季氏的家宰,打算把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封邑的城墙拆毁。于是叔孙先拆了郕邑的城墙。季孙也准备拆费邑的城墙,当时的邑宰公山不狃就和叔孙辄率领了费邑的丁众袭击鲁城,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躲进了季孙的住处,登上季孙武子的台(在鲁城东门内),费人围攻他们,却攻不下,但已有人逼到定公的台侧(人及公侧,金樨谓人当做“矢”。则云箭矢已射至定公身旁矣)。孔子就派了申句须、乐颀下台来攻击他们,费人开始退走,国人乘胜追击,在姑蔑(今山东泗水县南)这个地方把他们彻底打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两人逃到齐国去了。费邑的城墙终于被拆毁了,接着准备拆成邑的城墙。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拆了成邑的城墙,齐人必将进逼到我们北边的门户。何况成邑的城墙是你们孟氏的保障,没有了成邑的城墙就等于没有了孟氏。我打算抗命不拆。”十二月,定公率兵包围了成城,但没攻下来。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这时他担任大司寇的职位参与国事,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门弟子见了说道:“听说君子是祸事临头不慌张恐惧,好事到来也不喜形于色的。”孔子说:“是有这个话。但是不也有‘乐其以贵下人’的话吗?”于是就把扰乱鲁国政事的大夫少正卯给杀了。孔子参与国政才三个月,贩羊卖猪的商人就不敢哄抬价钱,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各守礼法,路上看到别人掉落的东西也不敢捡回去;四方旅客来到鲁国的,不必向官吏请求,都会给予亲切的照顾。

齐国听到了这种情形很是担心,说:“孔子主政下去,鲁国必会强大称霸;要是称霸了,我们最靠近鲁国,必然会先来并吞我们,何不先给他们一些土地呢?”黎鉏说:“还是先设法破坏他们的改革图强;如果破坏不成,再送给他们土地也不迟呀!”于是就挑选了国内漂亮的少女八十人,都穿上华丽的衣裳,教她们学会跳康乐舞,挑选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给鲁君。先把女乐和马安置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边。季桓子知道后,

穿着便装偷偷地去观赏了好几回,打算接受下来,就跟鲁君说好,两人装着要环游各处的样子,暗地里是整天都到那儿观赏,把政事荒废下来。子路看到这种情形就劝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了!”孔子说:“鲁国不久就要春祭天地,如果能遵守礼法,把典礼后的祭肉分送给大夫,就表示仍有可为,那我们还可以暂时留下。”季桓子最终还是接受了齐人送来的女子,整天沉迷其间,一连三天都不过问政务;而且春祭天地的大典之后,又违背常礼,没送祭肉给大夫们,于是孔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当天就在屯这个地方过夜。

乐师已前来送行,说道:“先生就这样怪罪了?”孔子说:“我给你唱个歌好吗?”于是唱道:“听信妇人的话,可以失去亲信;过于接近妇女,会导致败事亡身。既然如此就该离开,优游自在地安度岁月。”乐师已回去后,桓子问他说:“孔子说了些什么?”乐师已照实相告。桓子长叹一声,说:“孔夫子怪罪我是为了那一群女子的事了!”

孔子离开鲁国后便到了卫国,寄住在子路的大舅子颜浊邹的家里。卫灵公问孔子:“你在鲁国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六万小斗。”卫国也照样给了孔子六万小斗粟子。不久后,有人在卫灵公那说了孔子的坏话,灵公就派公孙余假带着兵仗在孔子那儿走出走进,孔子担心会出事,待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到陈国去的路上,经过匡城(今河北长垣县西南),弟子颜刻替孔子赶车,用鞭子指着一处说:“从前我就是从那个缺口进这个城的。”匡人听说后,以为是鲁国的阳虎又来了。因为阳虎曾经欺虐过匡人,匡人就把孔子困住。孔子的模样像阳虎,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慌乱中与颜渊失散,稍后会合,孔子说:“我以为你在乱中遇难了!”颜渊说:“老师您还健在,我怎敢死呢!”匡人围捕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紧张,孔子就说:“文王虽已故去,礼乐文化并没有丧失,现在不都在我们身上吗?上天如果要绝灭这种文化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能够认知并负起传承的责任。天意既然不想绝灭这种文化,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孔子派了一个随行弟子到卫宁武子那里做家臣,然后才得以脱险。

从匡出来就到了蒲,一个多月后,又回到了卫国,寄住在蘧伯玉的家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派人来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要想和我们国君攀交情的,必定会来见我们夫人。我们夫人愿意见你。”孔子托言推辞一番,最后仍不得已去见了。会见时,夫人南子在葛细布做的帷幕后面,孔子进门后,向北行礼,夫人在帷幕里后回拜答礼,身上的佩玉首饰发出清脆的响声。事后孔子说:“我一向不愿见她,现在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严正地申明:“如果不是存着得君行道的那一点希望,我才不得已去回见她的话,天一定厌弃我!天一定厌弃我!”在卫国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在右,出了宫门,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着,从市上大摇大摆地走过。孔子感慨地说:“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一般热切的人。”于是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就离开卫国前往曹国。这一年,鲁定公死了。

孔子离开曹国后到了宋国。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大树下讲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加害孔子,就砍倒了大树,孔子只好离去。弟子催促说:“我们最好快一点!”孔子说:“上天既然赋予了我这样的道德使命,那桓魋又能把我怎样!”

孔子来到郑国,与弟子失散了。孔子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那里。郑国有人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那里站着一个人,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似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

禹短了三寸。那疲惫倒霉的样子,就像失去主人家的狗。”子贡见到孔子后如实地把这些话告诉了他。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外貌怎样,那一点也不重要。只是他说我像失去主人家的狗,那可是啊!那可是啊!”

孔子来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中。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派兵攻打陈国,夺取了三个城邑后才撤兵。赵侯鞅攻打卫国的朝歌。楚国围攻蔡国,蔡国于是请求迁到吴国,受吴国保护。吴国在会稽打败了越王勾践。

有一天,许多鹰隼落在陈国的宫廷前死了,鹰隼的身上被栲木做的箭射穿,箭头是用石头做的,箭杆长一尺八寸。陈滑公派人来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鹰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种箭是肃慎人的箭。从前武王灭了商纣后,就与四方的蛮夷民族来往,并开导他们。武王要他们向朝廷进献各自的特产,叫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义务。于是肃慎人就献来这种箭。它是用栲木做的箭杆,石头做的箭头,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表彰肃慎人的美德,就把这种箭分给长女大姬。后来大姬嫁给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在陈国。当初王室把美玉分给同姓诸侯,是想要展现亲谊,把远方贡物分给异姓诸侯,目的是让他们不忘归服周王,因此把肃慎人的箭分给陈国。”滑公听了便派人到旧府去查证,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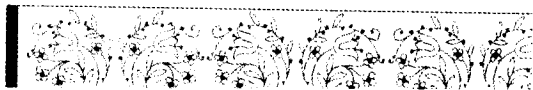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正好遇上晋、楚两国争强斗胜,屡次来攻打陈国,直到吴国也来攻打陈国为止,陈国常常遭到侵犯。孔子感叹说:“回去吧!回去吧!留在家乡的那些孩子们,志气都不小,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且不忘初衷。”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陈国。

路过蒲邑的时候,正遇上公叔氏占据蒲而反叛卫国,蒲人就把孔子留住。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周游各地。公良孺身材高大,才德好而且很英勇。他对孔子说:“我以前和老师在一起遇到过危难,如今在这里又遇到危难,这是命吧!我和老师一再地遭难,跟他们拼死算了!”于是就同蒲人猛烈地打起来。蒲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就放你们走。”双方条件谈好后,蒲人就放孔子一行从东门离去。

孔子脱险后却径直前往卫国。子贡问:“说好的条件可以不遵守吗?”孔子说:“被胁迫而订下的约定,神明是不会认可的。”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非常高兴,亲自出城来迎接。卫灵公问孔子:“可以去讨伐蒲吗?”孔子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却认为不可以。因为现在的蒲,是卫国防备晋、楚的前哨据点,如果我们发兵去攻打的话,如果蒲人投靠敌方,或是敌方趁机来袭,那后果不就不好了吗?”孔子说:“蒲邑的百姓,男的都有拼死效忠卫国的决心;妇女们也有保卫西河这个地方的志愿。我们所要讨伐的,只不过是领头叛乱的那四五个人而已。”灵公说:“很好。”但是却不去讨伐蒲。

卫灵公年纪大了,政务废弛,不用孔子。孔子感叹道:“如果有人让我掌理国政,一年就能有效果,三年便有具体成效了。”孔子只好离开卫国。

佛肸担任中牟(今河南汤阴县西)邑宰。晋国的大夫赵简子攻打范氏、中行氏两家,讨伐中牟。佛肸据有中牟公然反叛了,派人来请孔子前去协助。孔子有意前往,子路说:“我听老师说过:‘一个做了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去他那里的。’现在佛肸自己据有中牟反



叛,老师想前去帮忙,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不也说过真正坚实的东西,无论怎么磨都不会薄损;真正精白的东西,无论怎么抹也不会污黑。我难道像那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只能供人挂着而不吃吗?”

一天,孔子正在击磬,有个担着草制盛土器经过门前的人听见了,说道:“真是有心啊,这个击磬的人,丁丁当地直敲着。既然世上没人能赏识自己,还是算了罢!”

孔子随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弹琴,一连十天都没有进展。师襄子说:“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乐曲的形式我已经学会了,但对节奏内容还不了解。”过了一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学会曲子的节奏内容,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乐曲中的情感意蕴我还没有领会呢。”过了一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领会了乐曲的情感意蕴,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我还体认不出乐曲中的那个人呢!”再过一段时间,孔子一副安详虔敬有所深思的样子,随即欣喜陶然,像是视野情志正与高远的目标相遇似的。最后说道:“我认出曲中的这个人啦!他黑黑的,高高的个子,眼光是那样的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不是文王的话又有谁能够如此呢!”师襄子离开座位拜了拜,很恭敬地说:“我就说过这是文王的琴曲啊!”

孔子既然不被卫王所用,就想要往西去见赵简子。孔子到了黄河边,却听到奚鸣镞和舜华被杀的消息,就对着河水感叹说:“河水是如此壮美,如此盛大啊!我不渡过这条河,也是命吧!”子贡听了走上前去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奚鸣镞和舜华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在赵简子还没有得志时,是靠这两人的帮助才得以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我听说,一个地方的人,倘若残忍到剖开动物的肚子来杀死幼儿,那麒麟是不会到郊外去的;倘若将池塘水排干来捉鱼,那蛟龙就不肯调和阴阳来兴云致雨了;弄翻鸟儿的巢还要把卵打破,那凤凰就不愿飞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子忌讳他们的同类受到伤害啊!连飞鸟走兽对于不义的人事尚且知道避开,何况孔丘我呢!”于是孔子回到了陬乡歇息,作了《陬操》这首琴曲来为他们两人哀悼。随后又回到了卫国,住在蘧伯玉的家中。

有一天,卫灵公问孔子军队战阵的事情。孔子说:“有关祭祀典礼的事,我倒是曾经听说过,至于军队战阵的事,却不曾学过。”第二天,灵公正和孔子谈话间,灵公见有雁群飞过,只顾抬头仰望,神色间并不注意孔子。于是孔子就离开卫国,又去了陈国。

同年的夏天,卫灵公死了,立灵公的孙子辄为国君,也就是卫出公。六月的时候,赵鞅(赵简子)让人把流亡在外的卫太子蒯聩(出公辄的父亲)强送到卫国的戚邑。阳虎要太子摘掉帽子露出发髻,另外八个人身穿孝服,假装是从卫国来接太子回去奔丧的,哭着进了戚城,住了下来。冬天的时候,蔡国从新蔡迁到州来(即下蔡,时属吴地)。这一年也就是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已经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围攻戚城,是因为卫太子蒯聩在那儿。

这一年的夏天,鲁桓公、厘公的庙失火了。孔子在陈国听说鲁庙失火后,说道:“火灾一定是在桓公、厘公的庙吧!”后来消息证实,果然如他所言。

到了秋天,季桓子病重。他乘着辇车望见鲁城,感叹地说:“以前这个国家几乎强盛起来了,只是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没有好好用他,所以才没有兴盛啊!”随即嘱咐他的嗣子康子说:“我死后,必然是你接掌鲁国的政权;你掌政之后,一定要请孔子回来。”几天后,桓

子死了,康子继承了卿位。办完丧事之后,康子想召请孔子回来。公之鱼却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子)用孔子没用到底,最后被别国笑话,如今你再用他,如果又是半途而废,岂不是又要被其他诸侯笑话。”季康子说:“那召请谁好呢?”公之鱼说:“应该召冉求。”于是就派了使者来召冉求。冉求正要起程的时候,孔子说:“鲁国来召冉求,必定不会小用他,该会重用他的。”就在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那些孩子们,志气都不小,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的文采都很美,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剪裁调教他们才好。”子贡明白孔子想回家乡,在送冉求时,叮嘱他:“被任用后,设法要他们来请老师回去!”

冉求回去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到蔡国。蔡昭公要到吴国去,是吴王召他去的。以前昭公欺骗他的臣子说要把都邑迁到吴境的州来,现在昭公应吴王召请前往,大夫们担心他又要迁都邑,公孙翩就在路上射杀了昭公。楚军来侵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死了。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到叶去。叶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就是使远方的人归附,近处的人帖服。”有一天,叶公问子路孔子的为人,子路没回答他。孔子知道了就对子路说:“仲由!你怎么不对他说:‘他这个人,学习起来毫不倦怠,教起人来全不厌烦,用起功来连饭也会忘了吃,高兴的时候,什么忧愁都可忘掉,甚至连衰老就将到来也不知道了’等等。”

孔子离开叶,在回蔡的路上,遇到长沮、桀溺两人在田里耕作。孔子看出他们是隐居的高人,就叫子路前去向他们打听渡口的位置。长沮说:“那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答:“是孔丘。”长沮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答:“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桀溺问子路:“你是谁?”子路答:“我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门徒啰!”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是一样的动荡啊,又有谁能改变这种局势?你与其跟着那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还不如像我们这样避开整个乱世来得安逸自在呢!”说完,就自管去下种覆土了。子路把这些都告诉了孔子,孔子怅然地说:“人总是有责任的,怎可自顾隐居山林,终日与鸟兽生活在一起。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孔丘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了。”

有一天,子路走在路上,遇到一位肩上挑着除草竹器的老人。子路请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们这些人,手脚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哪个是你老师?”说完只管拄着杖去除草。事后子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那是一位隐士。”让子路再回去看看,但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迁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来攻打陈国。楚国前来援救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楚邑,今河南宝丰县东)。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两国的边境上,楚国就派了使者来聘请孔子。孔子正打算应聘前去见礼,陈、蔡两国的大夫商议说:“孔子是有才德的贤人,凡他所讽刺讥评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所在。如今他长久留住在我们陈、蔡两国之间,各位大夫的所作所为,都与仲尼的观点意思不合。现在的楚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又来礼聘孔子。如果孔子被楚国所用,那我们陈、蔡两国掌政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陈、蔡两国派了人一起将孔子围困在荒野上。孔子一行走不了,粮食也断绝了。随行弟子饿病了,都没有精神来。孔子却仍然不停地讲他的学,读他的书,弹他的琴,唱他的歌。子路满怀懊恼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会有困穷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吗?”孔子说:“有的,只是君子在遭到困穷时能够

把持自己,小人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子贡变了神色,孔子对他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方学习并把它牢记在心里的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把握住事物相通的基本道理,而加以统摄贯通的。”

孔子知道弟子心中懊恼不平,于是召子路前来问他道:“《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得如此地步?”子路说:“可能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人家对我们不信任。可能是我们的智谋不足吧?所以人家不让我们通行。”孔子说:“是这样的吗?仲由,如果有仁德的人便能让人信任,那伯夷、叔齐怎会饿死在首阳山呢?如果有智谋的人就能通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会被纣王剖心呢?”

子路退出,子贡进来相见。孔子问:“赐啊!《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得如此地步?”子贡说:“老师的道理是大到极点了,因此天下人不能容受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孔子说:“赐,好农夫虽然善于耕种,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所做却不一定能让所有人满意;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就像治丝结网一般,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再依序梳理结扎,但不一定能容于当世。如今你不去修治自己的道术,反而想降低要求来苟合求容,赐啊!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

子贡出去,颜回进来相见。孔子说:“回啊!《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得如此地步呢?”颜回说:“老师的道术大到极点了,所以不能被天下人容受。但是,老师按自己的道术去做,即使不被容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家不能容,正显示出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一个人不修治道术,才是自己的耻辱。如果道术已修成却不被人所用,那就是有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了。不被容受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看出自己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孔子听后欣慰地笑了,说道:“有这回事吗?颜家的子弟呀!假使你能有很多财富的话,我真愿意做家宰,替你管理呢!”

于是孔子派了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派兵前来迎护孔子,才免去了这场灾祸。

楚昭王想把七百里居民里籍的地方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阻止说:“大王出使诸侯各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称职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左右的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贤能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那般英勇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再问:“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有像子贡那般干练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楚国先祖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只是子爵,土地方五十里,与男爵相等。如今孔丘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效法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用了他,那楚国世代还能有几千里的土地吗?从前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以百里小国的君主,最终统一天下。现在孔丘如拥有那七百里土地,又有众多贤能弟子辅佐,对楚国并不是件好事。”昭王听了这番话就打消了封地给孔子的念头。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楚国装狂自隐的贤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前走过,他唱道:“凤呀!凤呀!你的身